

突然间，
海湾干涸了，
沉没了230年之久的
“风新娘”号帆船回来了，
蕾娜的一个祖先——
“风新娘”号的舵手
在她家阁楼上现身了……

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

幽灵船

[德] 迪特洛弗·莱歇 著 康萍萍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

幽灵船

[德] 迪特洛弗·莱歇 著 康萍萍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SCB911/04

I516.84
1074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-2003-8590

Dietlof Reiche

Geisterschiff

©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Wien 2002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
Development GmbH, German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幽灵船/(德)莱歇 著;康萍萍 译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4.1

(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)

ISBN 7-02-004448-4

I. 幽… II. ①莱…②康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德国-当代 IV. 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6483 号

策划:哈利·波特工作室 责任编辑:王瑞琴
装帧设计:哈利·波特工作室 责任印制:李 博

幽 灵 船

You Ling Chuan

[德]莱歇 著

康萍萍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3.25 插页 2
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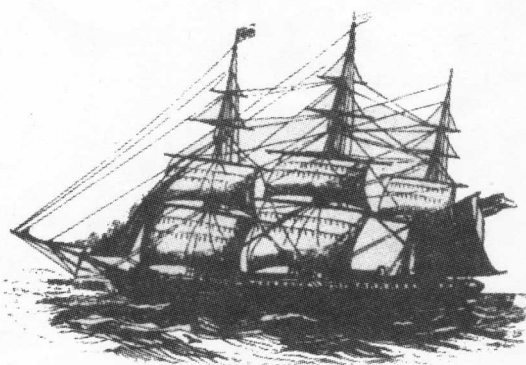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

ISBN 7-02-004448-4/I·3379

定价:20.00 元

第一部分 海 湾



第 / 序 幕

对于木雕艺人雅各布·巴拉赫来说，今年实在是个贫困年。他心里寻思着：今年这收入真是太差了，就好像恶魔在当中插了一手似的。

要是雅各布·巴拉赫能在两百三十年之后重新来到人世，可能他会想，那可真是再糟糕不过的年头了。

一七七二年的上半年转眼就快过去了，可他压根就没有得到什么订单，根本没人打算向他订做船头雕像，而这却是他的看家手艺。雅各布·巴拉赫专门为扬帆出海的人雕刻船头雕像。这样的雕像通常会跟船只的名字同名，它们被缚在船头的牙樯下，远远地将目光投向大海深处。有了它们的庇护，船只就会一路逢凶化吉。它们会保佑船只在出海时碰不上海怪，保佑它们远离风暴，在出海的路上遇不到海盗。

总之海员们都是这么认为的。

实际上，在那个时代出海的船太容易成为海盗、风暴甚至是海怪的牺牲品了。

虽然有船头雕像的保佑，仍然如此！

但是，这该是雅各布·巴拉赫没有订单的原因吗？

不久，一位船长突然出现在雅各布·巴拉赫的小作坊里。他的头上戴着一顶三角帽，身上穿着紧腰身的及膝长袍，看起来他可真是船长中的巨人。

“我需要一个船头雕像，我的船名叫‘风新娘’。”

“风新娘”？那个被风暴之神驱逐的女神？这对帆船来说可不是个多么吉利的名字。雅各布·巴拉赫开口说话了：“这可真是个吉利的船名！”

“三天后我就出海。”

“这不可能，”雅各布·巴拉赫摇了摇头，“到那个时候我没法做出雕像来。”

“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

幽灵船

这时巨人船长从口袋里掏出个皮钱袋。“五个杜不隆^①，每个值十六个银皮阿斯特。”然后他就数出了五枚金币，把它们放在了台子上。

雅各布·巴拉赫盘算着。五个杜不隆就是一百一十个塔勒^②——几乎抵得上他半年的收入了，而且还得是个丰收年。

“一言为定，这活我接了。”

他只刻了雕像的脑袋，其他部分，比如躯干啦、交叉在胸前的双臂啦、简单勾勒了线条的小腹啦，这些他手头上都有。那是一个卖不出去の雕像，这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，他总不愿回想起这段历史。雕像叫做幸运女神，是他赋予了她亲切的微笑。这会儿他正把她的头锯下来。

然后他就开始刻起‘风新娘’的头来，刻她那被狂风吹得向后飘动的头发、尖尖的鼻子和坚毅地紧闭着的双唇。

可是该怎样才能将脑袋和躯干连在一起呢？

雅各布·巴拉赫在无头的躯干里又凿又刻，挖出了一个有两只胳膊粗的深洞，然后在里面装了一个合适的棒头。随后他又开始在‘风新娘’的脑袋里又凿又刻，也挖出了一个有两只胳膊粗的洞。为了不让脑袋里的棒头碰到顶，他把那个洞凿得比较深，还留了一些富余。

就在那里，就在他把洞挖得深深的时候，他忽然有了一个主意。

这简直就是艺术的灵光一现！

而正是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在后来——遥远的将来——把大个子船长和他的船员从绝望的境地中救了出来。

这个突发奇想就是：雅各布·巴拉赫赋予了“风新娘”一双明目。

当然，“风新娘”已经有眼睛了，他给她刻了一双，也不过就是这样了。也就是说，那只不过就是一双刻成的眼睛，再怎么精心用砂纸打磨，它的表面也不可能光滑得像一对活灵活现的真眼睛。他经常琢磨着想用玻璃珠来充当雕像的双眼，甚至自己也准备了一些玻璃珠，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假如他只是随意地把它们嵌入刻好的眼眶中，那么整个雕像看起来就像是瞪着一双死鱼眼睛。得刻出眼睑来，把玻璃珠从里面安上去……

而这个，他现在刚好能做。

雅各布·巴拉赫把“风新娘”脑袋里的那个洞的上半部分拓宽了一

① 杜不隆，西班牙古金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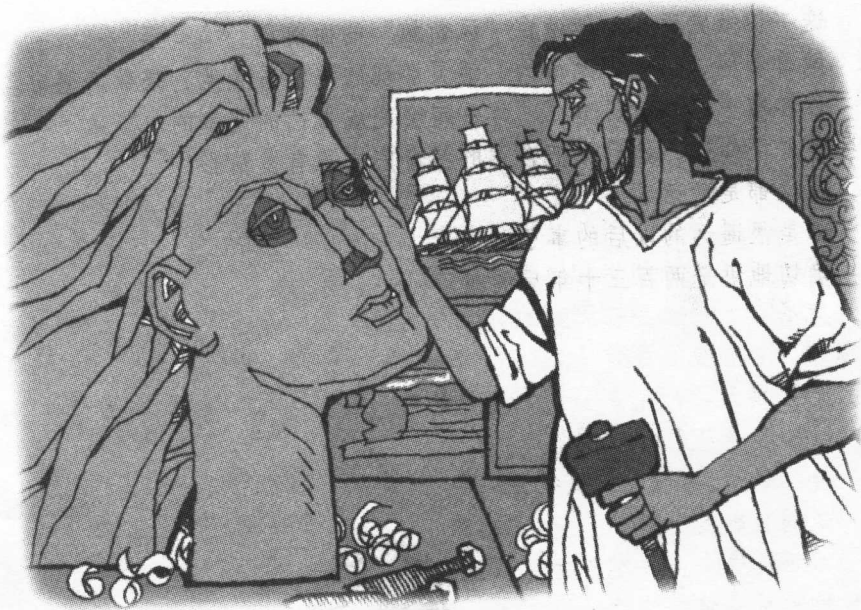
② 塔勒，德国古银币。





些，然后刻出了木头眼睛的形状，上面还覆盖着眼睑。随后从里面嵌入了两个玻璃珠，用油灰把缝隙密封严实。因为不能让水渗进去，所以他小心翼翼地做着这一切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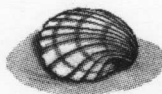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候他又有了一个主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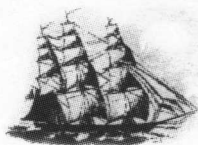


这次是个比较实际的想法：要是现在就把头用榫头固定在躯干上，那么空气就进不去了，雕像潮湿的内部肯定就干不了，那它就一定会腐烂。一定得保护一下雕像里面的那个空洞，谁要是付了五枚金币，那他就有得到一个经久耐用的雕像！

为了保护雕像，雅各布·巴拉赫用上了汞盐，汞盐虽然很贵，但是效果很明显。他把六罗特的汞盐和上水溶解在一个桶里，然后将“风新娘”的脑袋着地，把汞盐的溶液灌入了那个空洞。

第二天他将没渗入木头的那部分溶液倒掉了，把中空的那个洞收拾得非常干燥，没一点儿湿气。随后又将脑袋和躯干契合在一起，脖子和躯干之间的接缝也用油灰封得严严实实的。然后，他就开始描画起雕像脑袋来。





幽灵船

要是事先不知道，根本没一个人能看得出来这个雕像是用两部分拼接起来的。

雅各布·巴拉赫最后描画那双眼睛。他描出了眼白、虹膜还有瞳孔。他的心里十分肯定，那些颜料一定会长时间地附在玻璃珠上，至少他心里是这么希望的。

这一切做完之后，他站在“风新娘”的面前。

她看着他，用她那光滑的、活灵活现的眼睛看着他，果敢而坚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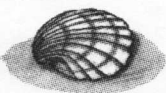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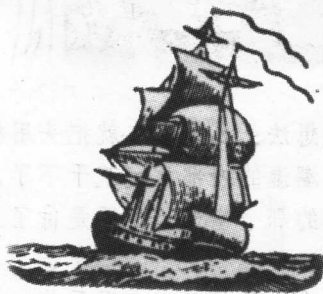
雅各布·巴拉赫说道：“你一定会完成自己的使命的。”

他并不知道，她后来把自己的使命完成的有多精彩！

可这都是后话了。

都是很遥远的以后的事了。

确切地讲是两百三十年后的事了……



第 1 章

星期天的下午总是最糟糕的。

那时“老贝壳餐厅”的每一张桌子前都是来就餐的人，餐馆门前还排着长长的人龙在等座。大部分又是一家人带着孩子来就餐，这是蕾娜端着托盘在一张张餐桌间奔忙的时候作出的判断。

蕾娜今年十二岁，喜欢那些不在餐馆里乱吼乱叫，不会动不动就打翻杯子，也不会把番茄酱抹得桌布上到处都是的小孩子，可惜那样的小孩子似乎从来就没有过。

当地有一个秘密电话网，那些带着孩子到海边来度假的家庭，通常会通过这个电话网预约在周日的下午来“老贝壳餐厅”吃饭。

“十二号桌，一份鲈鱼加，一份加大，两份儿童。”蕾娜说道。

胸部丰满的金发女子安娜点了点头，记下了客人点的菜。她是餐厅部经理，自从蕾娜的妈妈不在了以后，她也主管着家里的一切。爸爸，真正的老板，现在只负责后面的厨房。

“鲈鱼加”也就是鲈鱼排加欧芹土豆和黄油末，“加大”指的是同一道菜，只不过鲈鱼排大一倍罢了，“儿童”就是指鱼条配薯条加番茄酱。这就意味着蕾娜又得重新更换桌布、摆放刀叉了。

“还好吗？”安娜开口问蕾娜，蕾娜点了点头。安娜真行，你要是数学才得了5分^①，或者想要看一下指甲油到底是怎么涂的，都可以找她。甚至，当你和男孩子有矛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她倾诉。

蕾娜的目光在店里扫了一遍。“寻找客人的目光，”安娜曾经说过，“决不要错过它，而且至少要点头示意：我看见您了。”蕾娜当然并不负责整个店，具体来说她只负责三张台子，负责那些带着小孩子穿着得体的家庭。而且蕾娜只是在假期才在周末上班，还不能让人发现爸爸发给她工

^① 德国学校1分为最高，6分为最低，5分起不及格。





幽灵船

资了，要不行业监理会的人会找他麻烦的。以前她只是把吃剩下的盘子从桌上撤走，这个暑假爸爸才允许她在安娜的指点下真正地做服务员。蕾娜跟她这个年纪的人相比算个子高的，所以端盘子对她来说算不了什么。

“小姐！”

蕾娜微笑着朝十二号桌点着头，“马上就来。”那两个小家伙——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小男孩正吵闹成一团，可是他们的果汁杯子还好端端地立在那里。很明显，他们无聊极了。“老贝壳餐厅”对小孩子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，也并不表示世界上就再也不能有这样的一家。每一面墙上，宽阔大厅的每一块地方几乎都一颗挨一颗地贴满了贝壳。大的、小的、光滑的、波纹的、白色的、彩色的、闪闪发光的、没有光泽的、长的、圆的。有北海的贝，也有南海的壳，据蕾娜判断，来自南海的居多。所有的贝壳都粘在墙上，贝面在外；巨型的梳贝、小不丁点儿的硬币贝壳、各种各样的热带心形贝壳，还有牡蛎——蕾娜查过，总共有不下六千种贝壳。大部分的贝壳种类在“老贝壳餐厅”里都能找到——正如宣传小册子里写的那样。这就是餐厅的魅力所在。

“老贝壳餐厅”的无比魅力，还不仅仅因为那些贝壳。

也还因为大厅额墙上挂着的那个木雕头像。

要是说餐厅的魅力是来自一位十八世纪船长的肖像，那就有点儿勉强了。那幅肖像就挂在木雕头像对面的墙上，是幅油画，从艺术的角度讲并不怎么有价值。

“请慢用。一份鲑鱼加，一份鲑鱼加大，两份儿童餐。”

“谢谢。嗯……请问，那边墙上的那个头像——是谁的？”那位夫人看起来很亲切，似乎很高兴她的孩子们终于开始忙乎他们的鱼条了。

“也不是具体什么人的，这是一个十八世纪的船头雕像。人们只知道它原来在一条名叫‘风新娘’号的帆船上。”

“哦，那位戴三角帽的先生呢？”

“他是‘风新娘’号的最后一位船长，那条船就是在这里靠近海岸的一个地方沉没在暴风雨中了。”

“妈妈，我要喝可乐！”

“我也要！”

“请再来两杯可乐。”那位妈妈说。





☆

☆

☆

两个小时之后，整个大厅看起来就几乎是空荡荡的了。再过一会儿，来喝星期天下午茶的人就会多起来。现在还能稍微喘口气。蕾娜把身子倚在桌子的边上。“永远都不要坐下来，”安娜曾经说过，“实在不行就站着打个盹儿。只有在不入流的餐馆，服务员才会坐在那里。”蕾娜的目光朝上向那个船头雕像的脑袋望去。



“嗨，风新娘，”她说，当然声音不太大，她可不想让别人觉得她怪怪的。其实在所有的装饰品中，“风新娘”是她的最爱。她觉得那些贝壳挺有意思，那幅船长的画像也不错。不过最让她感到新奇的还是这个挂在墙上的雕像。

雕像被固定在一个表层是斜面的底座上，这样它就向前倾斜着，风新娘从上面俯视着整个餐厅。

她在注视着某一个人。

风新娘在注视着蕾娜。她严肃而又坚定地盯着蕾娜的双眼，就像在守护着什么秘密似的。

而蕾娜知道其中的一个秘密。

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，她就觉得风新娘老是盯着她，而且只是盯着她一个人。她的目光在整个餐厅里追随着她。这让蕾娜感到很害怕。直到有一天，爸爸对她说，风新娘也总是盯着他。这是因为风新娘的眼睛有点儿特别。她是斜眼儿。

当然只是有一点儿斜，而且只有知道这一点的人才能看得出来。特别是当你从下面仰视她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会知道为什么她会斜着双眼。蕾娜也只是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发现这个秘密的。一个圣诞节的前夜，人们在店里张灯结彩，挂了许多的彩带，却忘了把梯子带走，而那架梯子正好就竖在风新娘的旁边。爸爸曾坚决禁止蕾娜爬梯子玩儿，不过当时店里正好没人，蕾娜就爬了上去。于是蕾娜发现：风新娘右眼黑色瞳孔旁边的颜料脱落了。蕾娜还看到那双眼睛是用玻璃做的。





幽 灵 船

蕾娜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。

这是她和风新娘之间的秘密。

她仰视着墙上的头像，而风新娘也望着她。她严肃而坚定地向下看着，仿佛在说：“我还有更多的秘密呢。”

事实的确如此。比如说：为什么她只有头呢？船头的雕像都是一整块木头雕刻而成的。在“风新娘”号沉没的那场风暴之后，大海吞没了雕像的身子，而头却浮了起来。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为什么雕像的头和身子分开了呢？

图书馆里有一本厚厚的老地方志，上面记载了发生在一七七二年秋天的那场大风暴。不过那上面只提到了这个头像，人们在海滩上发现了它并认出它就是“风新娘”。当时和它一起漂到岸边的还有一小包东西，外面包了一块帆布，被涂了焦油用来防水。那一包东西究竟是什么呢？

蕾娜看着风新娘。她在大海里遇到了什么事？她的眼睛又看到了什么？她的头脑里真的藏着很多的秘密吗？

“嗨！你好！”

十二号桌。又是一对夫妇，带着一个男孩子，年龄差不多和她一般大。深色的头发，戴着副眼镜，是那种小小的圆圆的眼镜，是最新潮的款式，可蕾娜总觉得哪里有点儿傻里傻气的。不过这种眼镜倒是挺适合这男孩的，甚至可以说非常适合。她向十二号桌走去。

“你是这里的服务员吗？”那位先生从上到下地打量着蕾娜。他的衬衫没系扣，脖子上戴着金项链。那位太太看起来百无聊赖，身材长得挺苗条，被阳光晒得黑黑的。她比自己的丈夫戴的金子还要多，明显地多许多。看到蕾娜点头答应后，那位先生对她说：“看起来你顶多只有十三岁。”

“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显得小。”这是蕾娜碰到诸如此类问题的标准回答。为什么这些人要到这里来度假呢？他们应该去加勒比海呀。不过那个男孩挺可爱的，他对蕾娜笑了笑，蕾娜也对他笑了。

“另外，”蕾娜补充道，“我在这儿干不了多长时间，等航海学校一开学我就不干了。我想当女船长。”对有些顾客还得多列举点儿理由。

“你在和我开玩笑吗？”那位先生说。

那男孩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。

“菲利克斯，”那位太太说，“不许这样笑。”





“好的，”叫菲利克斯的男孩应道，不过他还继续那么笑着。蕾娜的脸上也露出了同样的笑容。

“哈利，”那位太太说，“咱们走吧。我还是想先去游泳池。”

这时，菲利克斯不笑了。“为什么又要去呀？”

“嗯。”那位先生环视了一下餐厅，“这就是著名的贝壳餐厅……”这些人显然应该去加勒比海。那位先生转头对菲利克斯说：“听着，小伙子。我们按照你的想法来这里度假，这完全可以。但是既然阳光那么好，我和你妈妈就更想躺在外面晒晒，不过也没人阻止你在这儿继续待下去。听明白了吗？”

菲利克斯看着蕾娜，点了点头。

先生和太太站起来，走了。

然后呢？

“你想要喝点什么吗？”蕾娜问道。哦，上帝。这有点儿太傻了吧？

菲利克斯点点头。“那就来杯可乐吧。”

“马上就来。”她说。她可太傻了！现在她只希望，没人看见她的大红脸。

“安娜，”她小声对吧台说，“你看见十二号桌那个男孩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安娜问道。“你说话大声点儿，”她大喊着，“哪个男孩？”

蕾娜搜寻着吧台下部那个熟悉的贝壳小洞。可你越是需要它，偏偏就越找不着。

还是安娜救了她的场。她终于发现了菲利克斯，还有蕾娜那张像西红柿一样红的脸。“让他去坐十九号桌吧，”她压低了嗓音说道。

那张桌子略小一些，就在离吧台很近的一个隐蔽的角落里，从那里可以看到餐厅的全貌。要是不需要服务的时候，蕾娜也可以到那里去休息，当然是站着。

她感激地对安娜点了点头。安娜可真够意思。

“你刚才说的女船长的事儿可真逗。”菲利克斯喝着可乐。他终于搞明白了，蕾娜不能坐在他旁边。

“那可不是开玩笑，”蕾娜靠在吧台上说，“我真的想成为女船长。”她知道，从很早的时候起她就对以后要干什么拿定了主意。在她的班里没人对这事儿感兴趣，她的班主任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。蕾娜有点





幽 灵 船

儿犹豫，最终还是问道：“你呢？你想好了将来要做什么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科学家，搞物理或者化学。”

她又一次感到脸上烧了起来，这事肯定和物理或化学没关系。但至少她的下一个问题听起来还是挺酷的：“你希望中的度假是什么样的呢？”当她触到菲利克斯的目光时，她又赶紧补充了一句：“当然了，这事儿和我没什么关系。可是你为什么偏偏要到这儿来呢？”

“为什么偏偏不能来这儿？”菲利克斯问道，一边用食指扶了扶眼镜。他老这样扶眼镜，蕾娜倒挺喜欢这动作的。她想象着，在他读书的时候他肯定也经常这么扶一下眼镜。“不管怎么说，”菲利克斯接着说，“我可不想再和我的父母去加勒比海度假了。炎热的阳光，蓝蓝的海水，雪白的沙滩，蓝色的游泳池，还有几棵棕榈树，简直单调得让人头疼。所以今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就提出要到别的地方去度假。到真正的大海边上去，有潮涨潮落，最好还有风暴。总还有些别的什么值得看看的东西。”他环视了一下四周，“比如说一个贝壳餐厅。”

等会儿，莫非他……“你知道这儿有个贝壳餐厅？”

菲利克斯点点头。“是啊，我买了本旅游手册，里面有张照片，下面写着：贝壳餐厅值得一去。不过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”

“这难道不是吗？”难道在这个小地方还有什么更吸引人的去处吗？

“不。加勒比海也有贝壳，而且简直是一堆一堆的。那张照片上真正吸引我的地方是——”菲利克斯往上指了指墙，“是它。”他指着“风新娘”的头像。

“服务员！”

是风新娘把他吸引来的！

“服务员！”

蕾娜有活儿要干了。



餐厅又变得满满当当的了。蕾娜只能插空儿和菲利克斯说上几句，捎带着告诉他，自己是老板的女儿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重新逮着个空儿，回到菲利克斯的桌边。





菲利克斯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觉得无聊。他好像不属于那种随时都要装腔作势的男孩子，他也可以安安静静地坐着，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。不过当蕾娜匆忙路过桌旁，看到他从短裤兜里掏出个望远镜来，还举着四处乱看时，她就觉着这可真有点儿夸张了。这会儿那副望远镜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。

“我在旅游手册里读到，‘风新娘’就是在前面这片海里沉没的，”菲利克斯对靠在吧台边上的蕾娜说，“我就觉着奇怪，为什么船头雕像要挂在你们这里，而不是放在博物馆里呢？”

“这个嘛，我可以告诉你。”蕾娜深吸了一口气，讲故事可不是她的强项。她瞥了瞥菲利克斯，见他正满怀期待地望着她，只好讲了起来。她讲道，远洋帆船“风新娘”号的家乡就在这里，船长也是本地人，舵手和一部分船员也是。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：船长本人就是“风新娘”号的主人，连这家贝壳餐厅也是他的。

“所以，”菲利克斯点着头，“‘风新娘’就挂在这里了。”他抬起头望着墙上的头像，突然又伸手去拿望远镜。蕾娜叹了口气，看来男孩子们都有点儿这样或那样的小毛病，而菲利克斯的毛病看起来就是爱拿着望远镜冒傻气。不过，他最后还是抽回了手，“那么现在‘风新娘’属于你们了。”

蕾娜摇了摇头。“我们只是从市长那儿租下了这房子。”

“从市长那儿？”

蕾娜点点头。“他是船长的直系后裔，所以这房子，包括这个贝壳餐厅都是他的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菲利克斯瞥了瞥望远镜。

蕾娜很快说道：“另外告诉你，‘风新娘’号的舵手是我们家的一个祖先。”

他瞪大了双眼。“真的吗？也就是说，你是十八世纪的一位舵手的后代。真酷！”他又看了看那个傻乎乎的高倍望远镜。他沉思着用食指扶了扶眼镜，然后抬起了头。“有件事情我不是很明白，不过也觉得够特别的。旅游手册里倒是应该写上一笔的。”

“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呢？”

“我是说，‘风新娘’的眼睛是用玻璃做的。”



第 2 章

蕾娜瞪着菲利克斯。

她感觉就像是在瞪着一位魔术师。好像这个魔术师正告诉你，你的口袋里有一角八分钱，虽然你把钱紧紧地攥在拳头里，而他根本就不可能知道。

他居然知道了！

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是她发现的这个秘密，一个人发现的，而且从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。

“你……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用它看到的。”他指了指望远镜。

当然了！

蕾娜决定把傻里傻气这个词从自己的字典上抹去。至少他用望远镜来看去看这件事绝不是冒傻气。

“你不想看看吗？”他把望远镜递给她。

蕾娜摇了摇头。“现在不行。再说我早就知道‘风新娘’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。”然后她就跟他讲起了自己是怎么知晓这件事的。还有，这件事她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

“那我现在也知道了。”

这对她公平吗？她承认，这不太公平。她和风新娘曾经共同分享一个秘密，而现在他也挤了进来。不，这对她来说不公平。

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他开口问道。

“什么？什么呀？”蕾娜不停地摇着头，“意味着什么呀？”

“她的眼睛是从里面嵌进去的，也就是说：头像里面是空的。”

一开始蕾娜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，不过突然之间她想到了一件事：如果头像里面真是空的话，那么它里面就有可能藏着什么东西！当然不一定非得藏着什么，但是有可能。蕾娜朝上望去。这就是她的秘密吗？这就

